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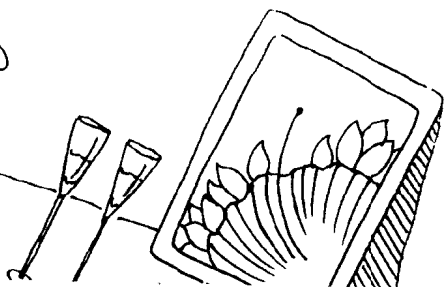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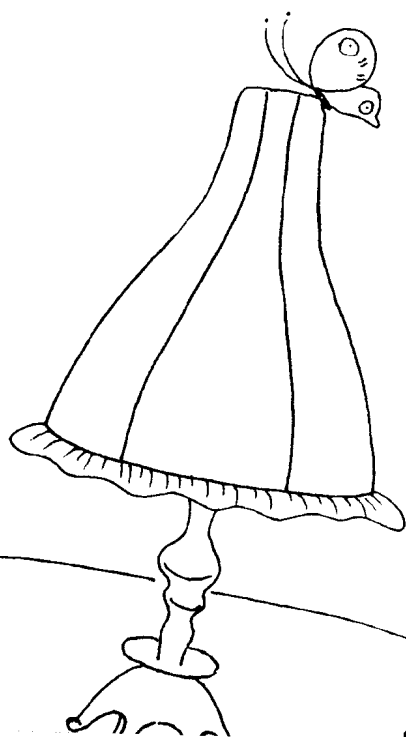
萌芽小说族



只爱陌生人

宋静茹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只爱陌生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爱陌生人/宋静茹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6

(萌芽小说族)

ISBN 7-5339-1742-1

I.只… II.宋…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648 号

只爱陌生人	
宋静茹 著	
责任编辑 汪逸芳 装帧设计 王 坚 责任校对 许红梅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 / 32 字数: 132 千字 印张: 5.75 插页: 2 印数: 00001-14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742-1/I·1532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宋静茹

安静、散淡、甜蜜……
胡闹、任性、坏脾气……
请你不要随便胡乱评论我。

干晴无风，大云如锦，在里面走自己的步子，哼自己的歌，写自己的文字；
清风吹叶，微云澹月，在里面走自己的步子，哼自己的歌，写自己的文字。

我在这里，我不在这里，我不在那里，我在哪里？

——文字铺排的世界太大，一个人太冷也太闷，拉你做伴，大家卸下伪装，嬉笑胡闹，做梦、走路，做不停调的自己。

（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目 录

杀死爱情兽	/1
我是哑公主	/35
啾啾	/91
春深锁二乔	/126
只爱陌生人	/158



杀死爱情兽

■

SHASIAIQINGSHOU

我七岁的时候，死了母亲。记忆里的母亲健康美丽，眼如北辰星，面若西岭雪，我不相信如父亲延和姨娘顾所说的，母亲的死是由于某种疾病，更让我信服的是外面的女人们家长里短的传闻，母亲的死亡由于某种心火所致，“有什么办法，她爱延，看不下去延和顾要好。哪个女人不过这一关？可她偏是过不去啊！”女人们神色黯然，母亲死了，她的高贵优雅征服了整个爱情镇的女人们，可惜却征服不了她的丈夫，我的父亲。背走母亲的尸体时，虞婆婆阴着脸对人群说了一句话：“心是强不过命的。”

我的身世优越，外公是爱情镇的镇长，祖父家则是爱情镇的望族，两家藏有的爱情兽皮都是爱情镇里最多的。十九岁那年母亲在



爱情书院里初见十七岁的父亲，彼时正值初春，那情那景里母亲眼中的父亲长身玉立气宇非凡。“十七岁的延面容干净如玉如意，笑容甜美如女儿红。”母亲对我说，说话时荡漾在她嘴角唇边的温柔有如八月桂树的香气。于是母亲醉倒在父亲的笑意之下，不惜用一年的时间教会了他男女之爱。

一年后的盛夏，二十岁的母亲和十八岁的父亲执手来到虞婆婆处：“我们相爱了，爱情镇的这个秋天应该有嫁娶。”虞婆婆冷淡地看着母亲：“你的爱情鼎还在嗡嗡作响。我的孩子，时候尚早，他不是可以给你宁静的男人。”“我可以，我会照顾她，生死契阔。”父亲接口，誓言穿过他锋利的牙齿悬浮在周遭的空气里，璀璨如珠翠，琅琅有余音。“是这样的吗？”虞婆婆嘲讽地看着年轻的父母：“爱情之鼎倾覆的时候，你们谁来承担罪责呢？”“我爱他在先，如果有责备，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二十岁的母亲镇定自若，言语干脆，回望父亲时她的眼睛里有火石之光。“是这样吗？伸出你们的手来吧，”虞婆婆在母亲手上画了个三角，“你爱上属风之人，风起火盛，你将有温暖之美、灼热之痛、炙烤之责。”接着，她又在父亲手上画了朵梅花，“你爱上属火之人，火燃风尽，你将有殷切之美、内耗之累、废殆之尽。”“这就是我能做的，你们走吧。”于是，橘黄柿红，父亲母亲在仲秋之时完婚，成了一家人。镇里人被父母的大胆折服——在爱情镇，没有人敢忤逆爱情鼎的意愿来选择爱情，没有人。而知晓爱情鼎秘密的，惟有虞婆婆一人而已。虞婆婆并不老，事实上她是个丰满健硕的妇人，每当镇里有出生或死亡的时候，她就会突然出现在那里，穿着红衣或黑衫，身影诡异，她来做她该做的事。

我出生时不哭不笑，右手腕的背面有一点蓝莹莹的痣，虞婆婆



来，给我套上一只银镯：“属木之人，内方外圆，方寸繁复，就叫‘了’吧，取简洁之妙。”我于是就叫了，长大后人们唤我了了。小时候的我少言寡语，表情冷峻，只有和母亲晾晒爱情兽的皮毛时才偶尔有稚气的笑容：“了了，笑笑吧，你该成为爱情镇最快活的人，你们父母是自由的，你是我们相爱的骨肉精血。”母亲抚摩我的额发。我爬到母亲身上，头倚着母亲丰腴的胸口：“红色很美丽。”手指着被风层层翻起的爱情兽的皮毛我这样对母亲说。母亲微笑，一遍遍亲吻我的手指。

这样日子一直到顾的出现，虞婆婆摩挲我的头顶：“去告诉你父亲，他爱的人出现了，叫做顾。”往下的一切很简单，父亲见了顾，爱上了这个新寡的外来女人。看着她，父亲眼里出现了当初燃烧在母亲眸子里的火焰，他再看母亲时，母亲的眼睛就被灼痛了，记忆里从这天起母亲再没有注视过父亲的眼睛。母亲给我梳头，父亲和顾谦卑地等待。父亲说：“旎，和我们一起生活吧。相信我，我还是爱你的，一直爱。”母亲不看父亲，沉默地机械地梳我的头发。这样等了一些时候，顾静静给母亲行了三个礼，转身，走了。我从此有了两个母亲，从此父亲过上了殚精竭虑的生活。母亲的茶饭不思让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是不需要食物来支撑的，比如母亲，她操持家务，料理我的饮食起居，她见风流泪，对月伤心，她不要米也不要茶，她只要我，只有我。一年后的某天，虞婆婆出现在我家：“你母亲要死了。”她牵着我的手，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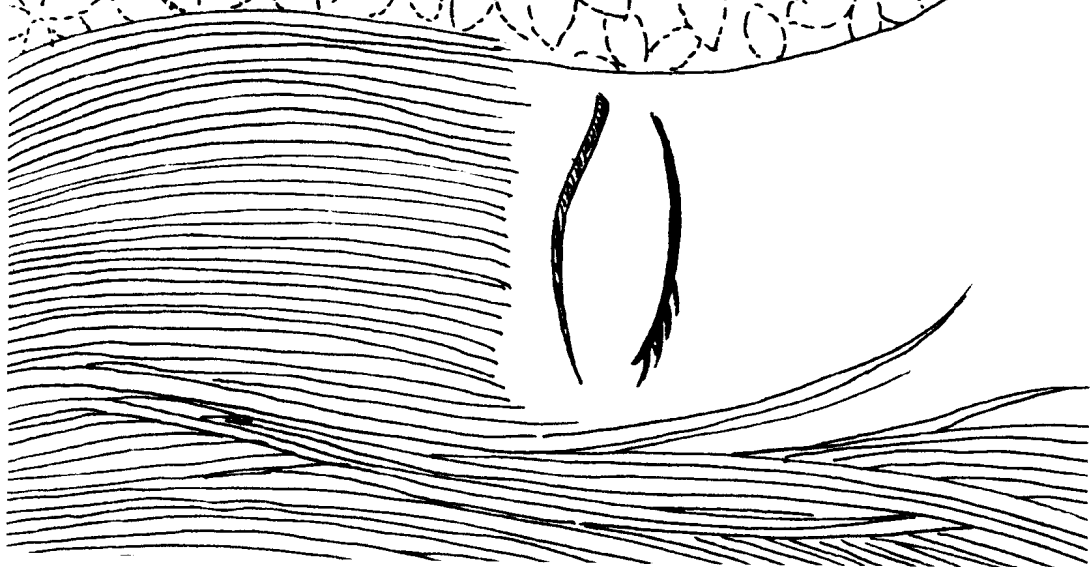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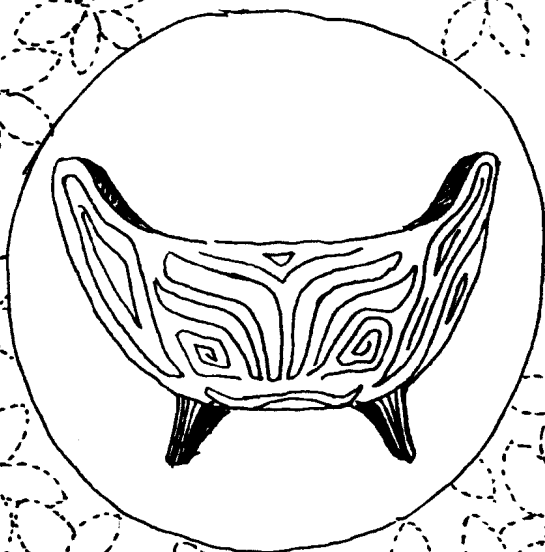
听了这话的母亲转身进了房间，许久没有动静，外面渐渐人声喧闹，虞婆婆来了，人们就来了，他们搬来了爱情床。母亲再出来时已经换了身香玉色的裙衫，她修眉俊目，银簪碧环，这样健康美丽的女人怎么会死呢？人群开始骚动。我的母亲置若罔闻，她蹲下



来亲吻我的眼睛，亲了左边，又亲右边，亲吻我的眉毛，亲了左边，还亲右边，最后亲吻眉心。看我一眼她慢慢地站起身，缓步走到爱情床前，庄重地躺在床上，等待最后的仪式。爱情镇里的每个女人死前都要有这样的仪式，虞婆婆会带来那女人的爱情鼎，放在将死的人的头上：‘爱情鼎，这个女人是被爱的吗？’虞婆婆在众目睽睽下问那女人的鼎，倘若答案是肯定的，女人的鼎会渐渐消失，空气里遍布奇异的香气。反之则鼎会震颤，那震颤会波及在场的每一个人。一直到所有的人都泪流满面，一直到那女人在震颤里慢慢地痛苦地死去为止。

生在爱情镇，身为女人，我从小就被告知：不被爱的女人死后是没有灵魂的，她们会被打出轮回，变成雨雪雹霰，蒸腾在天地间，一直煎熬到爱情海枯，世界尽头。

母亲躺着，任由虞婆婆把鼎悬在她的头上，她的额头光洁如瓷，她的鼎也是香玉色的。“爱情鼎，这个女人是被爱的吗？”虞婆婆大声地审判母亲的灵魂，众人瞩目，我搜索父亲的身影，发现他面色如纸，嘴角痉挛地抖动，父亲咬紧下颌拼命加以控制，痉挛反而愈加厉害，在父亲的瞳孔里我看到——母亲的爱情鼎缓缓移动……升腾……旋转……逐渐变得透明……一点一点地……直至完全，彻底地，消失了……空气里弥漫着桂花的香气，母亲的香气！人群发出欢呼，女人们热泪盈眶，这是爱情镇里的第一次，爱情鼎肯定了忤逆它的人的爱情。“且慢，”虞婆婆语气平淡，“光有爱情鼎的肯定是不够的。爱情鼎只能证明将死的人是不是被人爱，如果她不承认这爱情，一样将没有灵魂。不被感受的爱情是卑微的。”人群安静下来，“我的孩子，你相信自己是被爱的吗？”虞婆婆低下头问母亲。心口一紧，突然间我预感到，母亲将要永远地走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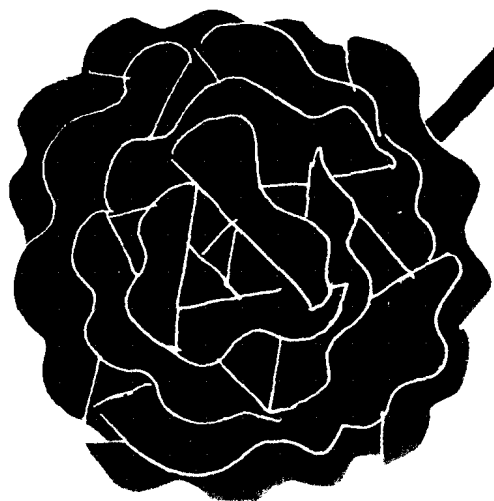


将魂飞魄散死不瞑目，她不会在九泉下看着我长大了。人群里除了父亲没有人体会到我的紧张，没人忧虑着我的忧虑，只除了父亲，只有父亲。父亲来到母亲的床边，俯下身，温柔地、温柔地亲吻母亲的面颊：“不要，旎，不要说不。原谅我、等我，来世再做我的妻，你要做我的妻，要原谅我，要和我在一起，我们要在一起，不是很好么，好吗，好吗……”母亲反应冷淡，父亲情急，他亲吻母亲的眼睛，亲吻她的鬓发，亲吻她的脖颈，他是一个这样好看的男人，“旎，原谅我，原谅我，求你，求你，求你……”父亲轻轻轻轻说。“旎，你相信自己是被爱的吗？”虞婆婆再一次问母亲。母亲在父亲的亲吻里漠然背过脸去，“不！”母亲语意铿然。那一刻人世凝固如琥珀，所有的一切都冻结在昏黄的暮色里，父亲慢慢地从母亲逐渐僵硬的身体上滑下……匍匐在地，泪流满面，痛彻心扉。“死去的人没有灵魂。”虞婆婆宣布，在那样一个琥珀色的下午，虞婆婆穿着黑衣背着母亲远远地走了，母亲给她兜在包袱里感觉好像分外轻，从外面看囫囵得没有形状。“向妈妈说再见。”混乱的人群里只有顾娘姨还记得来照顾幼小的我。“妈妈在哪里？”我轻声问。顺着顾手指的方向，我看去，那是虞婆婆离开的方向，是死去的人离开的方向，“那里是没有母亲的，那里只有没有灵魂的尸体。”七岁的我平淡地说。抬眼看，发现顾的眼睛里写满哀伤和恐惧，“那是没有什么好怕的。”我安慰她。

母亲走后，我给她亲吻过的眼角眉梢不再一团混沌，眉翠如山黛，眼媚若波横，我的头发一夜变长，柔软而丰盈，布满甜蜜的波浪，母亲把她的好看留给了我，我决定好好保管，善加利用。

十九岁的我身材窈窕，面貌美艳，旁若无人、踢踢踏踏地溜达在爱情镇的大街上，腰肢只管扭，手臂只管甩，领口放肆地大张

着，头高高地抬着，妖娆的髻发披披散散，随意插着野花，这时的我在爱情镇已经堪称一霸无人敢惹：因为我有整个爱情镇最有权势的外公和父亲；因为我有虞婆婆莫名其妙的宠爱；因为我有那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由恋爱的妈，更因为她是爱情镇里因爱生根乃至放弃灵魂的第一人。从母亲死后我一改少言寡语的毛病，尖牙利嘴，而且常常语出惊人直指要害。在我走过的地方，那些好人家的女人死命地拉住要奔出来一睹芳颜一亲芳泽的少年们：“回来给我回来！离那小妖精远点。”“怎么？怕带坏了你嘴边没毛的臭小子？”我冷笑。“姑娘，做人别太张扬，你这样不会有男人爱的，将来还不是像你娘一样。”“我娘怎么了？”我嘴角含笑，抬起下巴逼视，她们给我看得战战兢兢，砰的关上大门，门里传出囁嚅：“怎么样，魂飞魄散，作孽啊。”我不恋战，悠闲悠闲地走开，拔下





头发上的花，用牙齿咬一段茎子下来，嚼碎，碎了。“没有灵魂又怎么样呢？你们这些女人听从爱情鼎的吩咐嫁了猫三狗四还不是一样烧香拜佛怕不被爱？还不是一样殚精竭虑也留不住老公？还不是一样挡不住男人在家里三妻四妾在外面朝三暮四？世界上只要还有我这样的女人，你们就缩起脑袋过日子吧！呸。”

我生在爱情镇，长在爱情镇，将来非常有可能死在爱情镇——为什么不呢？爱情镇，一个好地方，这地方有爱情钱庄爱情郎中爱情书院爱情客栈爱情酒馆爱情书局还有爱情妓院，爱情镇的男人是抢手货，因为这里女人太多太不值钱了，别问我怎么知道女人多了，当然不是大街上数的衙门里查的，用你们的榆木脑袋想想看，这里的男人三妻四妾三停五娶，戏园子还要不三不四地调戏着，长三堂子里还要人五人六地供养着，女人不多怎么能有这些安定团结繁荣发展呢？痴情汉你见过吗？单身汉你见过吗？又痴情又单身还敢说自己是条汉子的男人你见过吗？爱情镇里的男人都有不灭的灵魂，他们永远不用担心不被爱，他们只要略微费点脑筋想想爱谁爱多少一天爱几个就好了。其实另外让他们担心的也有：那就是按照爱情法典的头号律令，如果有不被爱的女人魂飞魄散，要负责的那个男人是得挨棍责的。不过像我父亲那样自己要求用硬木棍要求多加刑还要求加重刑的男人已经稀有如爱情兽了，现在的男人们全部精得很，他们会贿赂衙役，要求用康乐果取代棍子，要求轻拿轻放要求别弄脏衣服，还要求不要张榜公布丢人脸面，人心不古啊。爱情镇的女人们则境况迥异大为不同，说出来可谓见者落泪，闻者伤心。所有的女人都心惊胆战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当真是生而无望死有余辜。女人里只有三种不怕魂飞魄散：一是我母亲那样情深不渝但求一死的，二是那些窑子里堂子里身心俱颓生不如死的，第三就



是我这样冥顽不灵不知生死的（当然也是珍惜有如爱情兽了）。其实还有一种，虞婆婆说过，“如果根本不相信爱情，不曾心动，没有爱过谁的女人，即使不被爱，一样可以保有灵魂不会被打出轮回以外”。说完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那我不就是了？”我不以为然。“呵呵，我活了四百年了，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女人呢。”虞婆婆大笑。“穿绷了，老太婆穿绷了，不是说整个爱情镇没有人知道你的年龄吗？”我也大笑，“还有，上次你说的是三百年，原来婆婆那么老了啊，嘿嘿。”我继续坏笑。“再笑把你的爱情鼎指给一个大胡子男人。”婆婆吓唬我，她知道我最讨厌男人留大胡子。我不说话了。

从虞婆婆那里回去，看见顾正在继续母亲未完的职责，晾晒爱情兽皮，她见到我慌忙打手势：你父亲回来了。“回来得好哇。”我和父亲打哈哈，自从发生了母亲的事情父亲就长住书院，很少回家了，偶尔回来还是心境不佳的样子。父亲像没看见我，继续盯着外面的爱情兽皮发呆，想自己的心事。“听说最近爱情兽不常出现了啊！”父亲说。“哦，珍稀得很，虞婆婆都说很少见了呢。”我应和。“家里的爱情兽皮是全镇最多的呢。”顾插话，言语里有骄傲。对于爱情镇的居民来说，爱情兽是世界上最珍稀最美丽的动物，爱情兽皮不但象征着财富，更是一个家庭爱情名誉的象征。说出来你会觉得可笑，在爱情镇这个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爱情名誉偏偏是极重要极重要的东西。比如你在街上常常会见到这样的场面：“王二，手头紧，借两个花花吧。”“放屁，你个王八蛋李四，上次借你的五个大子儿还没还呢。”“你怎么骂人呢，我可是你妈的爷爷，要说我生前可对你妈不薄。”“我还是你嫂子的爹呢，你什么时候还我？”“再借两个，我月中就还，以我李四的爱情名誉发誓！”“当真以爱情名誉发誓？”“绝对，撒谎我就不是你妈的爷爷。”……



你看他们出口成脏，其实都没太离谱，爱情镇这地方男人们的转世轮回非常地简单：比如王二，吃喝拉撒，嘎嘣一下死了埋了，二十年后，转世投胎说不定就在爱情镇的李四家了。这些人生前没在爱情书院好好读书，不懂爱情上的礼乐射御书数，爱情造就不深，爱情名誉不高，转世一般也去不了高门大第，常常是前脚从打铁的家转世，后脚就在烧炭的家里投胎了。另外爱情镇这地方说穷不穷说富不富，少有凶杀奸淫的事情，堕入畜轮，投胎做猪马牛羊的频率实在不高——所以王二非常可能是李四嫂子的爹，李四也非常可能是王二妈妈的爷爷，说这些话是两不吃亏的事情，大家一般都不太计较。不过说到爱情名誉又是另一回事情了，这往往关系到此人下一世的饥饱冷暖荣华富贵，岂可儿戏？！所以你再看李四以爱情名誉起誓，王二就不能不信了。在富足之家，爱情名誉的标志就是爱情兽的兽皮，兽皮是虞婆婆对温良识礼的人家的奖励，家里出了一个爱情书院的秀才，奖半张兽皮，三十年没出不被爱的女人，奖一张兽皮，我说过我的外祖父是爱情镇的镇长，祖父家是爱情镇的望族，类似这样的家族多是会读书会哄老婆的后生，爱情兽皮自然最多。

其实我知道父亲最近这些日子见天盯着爱情兽皮打的是什么主意，还不是为了顾！正由于我知道他的心思，才偏偏要装糊涂，因为依我看那实在不是什么高明主意。爱情兽最大的魅力其实在于它的魔力：新鲜的爱情兽皮可以让一个不被爱的女人免除魂飞魄散之苦，但得到这新鲜兽皮的代价十分巨大——给不了这女人爱情的男人必须要心甘情愿地跪在那女人的爱情鼎旁边，听由那鼎要去一样他宝贵的东西。一般来说那鼎常常十分残忍苛刻：比如要那男人堕入畜轮，比如要他的健康，要他的智慧，要他的感情，最离谱的是



某些鼎还会要去那男人继续成为男人的能力（我们曾经有个先辈叫做迁马司的就是个例子），而这一切必须在那女人死讯来临之前进行，否则任凭再新鲜的爱情兽皮，任凭虞婆婆有再强的法力也是无力回天了。母亲的事情就是一例，她恨意太深，深到父亲无法补救、无力偿付，她要的就是父亲的愧疚终身，所以她成功掩饰了自己的死期将至，所以她宁肯魂飞魄散也要拒绝原谅父亲。事实证明母亲自残式的刑罚达到了最佳的效果，只是这刑罚未免太重，它不但令父亲的后半生生不如死，而且让同样深爱父亲的顾再也无法得到父亲的爱情。这样下去，顾死的时候很可能要受母亲所受的痛楚了。于是，父亲想到了补救。

“到我书房里来吧。”父亲一个人背着手先走了。看来他已经下了决心。“了，我想你带我去找虞婆婆。”“你想受爱情鼎的刑罚？”“顾的身体看来越发弱了，我怕再不……就来不及了。”“你不能够尝试着爱她吗？你知道她不是母亲。”我的意思是顾不会有母亲的刚烈，倘若爱情鼎证明她是被爱着的话，顾自己肯定不会说不。“很难。你知道……你母亲的死……对我影响太大。”“你到底爱哪一个？”“你已经长大了，应该明白，感情不是一个人自己可以完全做主的事情。”“奇怪了，那该由谁来做主？”“了，你母亲是我心里的，顾是我命里的，你明白吗？”“不很明白，不过无所谓，你知道爱情鼎的胃口是很大的。”我吓唬父亲。“那些人，很多，非常残忍，熬不过去的……”父亲微笑着打个手势阻止我说下去，“我主意已定。”“那好吧。”我鼓起嘴巴吐出咬着的头发。

“延，你是第二次来我这里了。”虞婆婆凝视着父亲。“是的，婆婆，第一次是和我的妻子，旎。这一次是和我的女儿，了。”“想见见旎吗？”注视父亲良久，婆婆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语气

诡异，似笑非笑。“母亲不是变成雨雪雹霸了吗？”我嘀咕。“想，很想。不过……”父亲顿了一下，“我担心自己给不了您想要的。”“呵呵，没关系，那个算我送你的。”婆婆大度地说。“现在看看质的爱情鼎想要你的什么？”她征询父亲的意思。“好的。”父亲举止有度神色自若，他盘腿坐下，镇定有如母亲死前的样子：父亲侧脸的曲线蜿蜒跌宕，那曲线和印象里母亲的样子重合在一起、再错开，彼此就像河流和河流冲刷出的堤岸一样明朗，他们唇角微抿、眉目清寒、卓尔不群——他们是那么相像，那么样的相像，他们多好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头脑里质的样貌云朵一样浮现、移动，云的阴影弥合住父亲的曲线，他的堤岸于是荒芜了，与之依傍的河流随之干涸、蒸发——消失前的一瞬就是临终时的母亲……

质的爱情鼎非常之小，像她一样楚楚可怜弱不禁风。虞婆婆在里面燃烧了父亲的头发和指甲，然后闭上了眼睛，半个时辰过去，她打开双目，端详父亲的面容：“延，答案出来了，”婆婆顿了一下，“不好，不过也不坏，想现在听听吗？你还来得及后悔。”“请讲吧，”父亲束衣敛容，安然答道。“要你的光明。你将看不到了。”心下一惊：“婆婆，是要剜下双目吗？”我忙问。“呵呵，了，看得出来你还是蛮关心父亲的。没有那么严厉，失明就好了。”“那倒是没有关系的。我最关心的是，婆婆，倘若那样，我如何才能在失明之前看一眼旒呢？您是答应过我的啊。”父亲接口，语气急切。“延，你用情很深啊！”虞婆婆慨叹。“罪孽也很深。”父亲沉吟。“没关系的，我答应的事情当然会做到。再说捕猎爱情兽也实在需要些时间。”“可质的身体……还来得及吗？”父亲语气急切如刚才。“延，你到底爱哪一个？难道你有两颗心吗？”虞婆婆摇头，“来得及的。”她不再理会父亲，转过头来问我：“了，你愿意帮我捕猎爱